

名家走笔

南北广济街趣事——对对子

■ 朱文杰



西大街广济街什字附近街景 陶浒 绘

西安城中南北广济街，切不敢小瞧，曾经的唐代长安皇城承天门大街的一部分，通向朱雀门外的南北中央大街的天街。西安城中心的钟楼，曾经就在西大街广济街附近。其文化积淀之深厚，够我们下大功夫研究。这里就先说一件趣事吧。

西大街南北广济街还流传有一个对对子故事，蛮有意思。

说有一年酷热的夏天，一个外地的秀才进西安城访友，热咧一身汗，渴得喉咙冒烟，正好到南北广济街十字路口，见一茶摊子，忙上前买水喝。卖茶的老汉，见是个秀才，便对他说：“我在南北广济街什字口卖大碗茶十多年了，有个对子但只有上联，至今无人能对上下联，你若能对上，我的茶你随便喝，不收一文钱；你假若对不上，茶钱可要收双倍啦！你看咋个像？”秀才就一个字，说：行！答应得很麻利。

老汉捧上一大碗茶，待秀才喝下，慢腾腾吟出上联：“南广济，北广济，南北广济济南北。”秀才一听，好半晌都想不出下联。

只有拱手道歉：“学生愚钝，认罚，愿付双倍茶费。”说完掏出一串铜钱来，丢在茶桌上。老汉忙说：“跟你说话呢！你再当真。”秀才回道：“不能这么说，只怪本人才疏学浅，以后如想出了下联，再来老伯这里讨教，如何？”

秀才离开后，仍沉迷这副对子，走着想着，走过几条街，仍不得妙悟。突见钟楼旁边有一家当铺子人进人出，拿东西前来典当，一下来了灵感。忙转身急步回到广济街十字茶摊子前。老汉见秀才又回来，笑道：“好快呀！这么快就琢磨出下联啦？说来待我老汉洗耳恭听。”秀才点点头侃侃道来：“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老汉听后忙赞道：“果然才思不凡，对得不错！”遂将茶资归还。

于是，这时的秀才十分得意，很是有点自负，以为这样的“绝”对，问天下谁人能对得出？待到了要拜访朋友的家中，不免对朋友吹起南北广济街什字口对对子的快事，说得是天花乱坠。忽见一个小孩拿着

一本书一路蹦跳着进来，喊他叔叔。秀才知是朋友之子，说道：“多时不见，原来侄儿已经成了读书郎了。我来说个对子，看你得对上？”孩子一听，马上来神，两眼放光，哪里有半点儿畏怯，朗声说道：“叔叔请出上联！”秀才便将卖茶老汉的上联说出。说完，又有些后悔，认为自己太过分了，以此“绝”对来难为一个小学生。谁知，那孩子随手将书一扬，应声而答：“春读书，秋读书，春秋读书读春秋。”

秀才一听，大吃一惊，忙赞叹道：“好我的乖乖，今天遇见神童啦！”心中佩服得不行，自觉自己那副对联，无论是意趣格调内涵，都落了下风，心生惭愧，并从此再也不敢得意嚣张，潜心研读读书。后赴京考中进士，终于成一方大学问家。

这个故事寓意很深，笔者幼时就听过，知道了：有智不在年高迈，作文做人不可自负，更不得嚣张，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些道理。

笔者把南北广济街对对子的故事，讲

给不少朋友。引起了大家对对子的兴趣。有人评价故事中小孩的对子还有欠缺。“南广济，北广济，南北广济济南北。”的“济”字是“南广济，北广济”的尾字，而“春读书，秋读书，春秋读书读春秋。”的“读”字在中间，显然不是严丝合缝。

于是，也惹得我也起了兴，猛然想起周至老子讲经的楼观台有东楼观、西楼观之说，观指道观，观也有观看、观望之意。我就按出对子者的形式规矩，凑兴献丑，撰写了一联：“东楼观，西楼观，东西楼观观东西。”又正碰上一朋友儿子结婚，顺势还撰写了一婚联，与行家们对对子。上联是“天要拜，地要拜，天地要拜拜天地。”下联是“夫合好，妻合好，夫妻合好好夫妻。”

此对子如果能入行家法眼，则说明广济街什字口卖茶的老汉出的所谓绝对，根本就是晃荡人呢？大家就当故事听，不可认真。

记录下上面这件脍炙人口的大趣事，随又想起关于广济街还有一段顺口溜式的俗段子流传，也别有意思，什么“天地金字贴，南北广济街。想吃牛羊肉，二分钱一叮叮。”还有一种版本“天地钉子铁，南北广济街。白糖吃着甜甜儿，不吃搁到碟碟儿。”

这个顺口溜让长安人和蓝田人分开一念，虽都属关中方言，但味气就不一样，关键咬字吐音，差异明显。看来，不仅仅十里不同俗，而且十里还不同音。所以，西安人转换着模仿长安人和蓝田人的口气来念，让人能从细微处区分两县人的身份，就很有趣。

把拿南北广济街说事的顺口溜中显现出的民俗文化，研究研究，说一说，让听者轻松一下，这是多么的有意思呀！否则，让人觉得笔者撰写的这老西安、老街道，是不是有点儿太正儿八经了。

家风故事汇

五分钱的故事

■ 王再洪

那是1973年的冬天，镇巴山区的天气异常寒冷。我家住的是一座带院子的土坯平房，房前两棵碗碗粗的银杏树长满了黄色的树叶，微风吹过，遍地金色，与溜光土墙上几排风干的玉米棒、红色的干辣椒串共同构成了一幅艳丽的水彩画，成为我童年时期最美好的记忆。

冬天，山里的孩子能和兄弟姐妹几个聚在堂屋，坐在小木凳上，围着一盆木炭火取暖，在一盏被烟熏的不怎么明亮的白炽灯下嗑嗑瓜子、闲聊几句，嬉闹一下就是当时最好的消遣。

父亲是一名养路工，有制硝的手艺，常年在外面养路，很少回家。母亲是一位朴实能干的家庭妇女，山里人，没文化，一家人的收入主要靠父亲一月36块钱的工资和母亲种玉米、养猪、做红豆腐逢集时卖点钱来贴补家用，养育了我们兄弟五个。

记得那年，我约莫6、7岁。一天晚上，母亲给了我5分钱让我到邻居家去买瓜子。邻居家以卖杂货为生，有一大一小两个女儿，大的10来岁，小的8、9岁。接过我的五分钱，大女儿小心翼翼地放进抽屉里锁上。看一个麻袋里的瓜子有些结了，就重新打开一个麻袋，熟练地用碗从装满瓜子的麻袋里舀了尖尖的一碗炒熟的瓜子，用草纸包好给我。我慌忙用左手把未尝完的几颗瓜子装进裤兜里，右手甩掉嘴角嗑完的瓜子壳，腾出双手接过瓜子包，开心地一路小跑回了家，想和兄弟几个分享。

第二天一大早，邻居家的小女儿哭哭啼啼地来我家说她藏在麻袋里的五分钱不见了，问是不是她姐姐不小心，把五分钱混在瓜子里卖给我家了。

当着小女儿的面，母亲立即叫齐我们五兄弟逐一盘问，大家都矢口否认。母亲当场让我们掏空裤兜和衣兜检查，一个一个搜身，都没找到什么。当母亲正准备转身告诉小女孩时，突然余光看到我异样的眼神和不自在的表情，立即回头来，死死地盯着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最终把眼神停留在我紧闭的嘴巴上，上前用手捏住我的两腮。只听叮当一声，一枚硬币从我嘴里掉落在地，打了一个转，晃悠悠地躺在地上。

原来，当我回家打开瓜子包时，发现里面竟然埋着一枚5分钱的硬币，于是偷偷装进裤兜里，想占为己有。看到母亲在搜他兄弟身时，乘机将裤兜里面的硬币塞进嘴里，想蒙混过关、逃避检查，不料却漏了馅，被母亲识破。

我毫无悬念地被母亲当众用扫帚暴打一顿，几个兄弟也在旁边吓得瑟瑟发抖。我疼得在地下打滚，哭喊着：“我是捡的，不是偷的！”母亲边打边吼着：“捡的也不行，不是自己的钱一分钱也不能拿！”最终，母亲带着我到邻居家上门道歉，把5分钱还给了小女孩。

母亲已去世多年，我也即将在纪检工作岗位上退休，这件事却让我永生难忘。回想起来，母亲虽然大字不识一个，却懂得“非己之利，纤毫勿占；非己之益，分寸不取”的道理，她影响了我的一生，让我们五个兄弟能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作者供职于汉中市公路局）



家庭相册

画在墙上的童年

■ 尹 瑞

自从儿子迷上了画画，家里的墙面无一幸免的“遭了殃”。

为此儿子的姥姥三令五申必须制止这种行为，而我不以为然，作为母亲，我自然不认同自己母亲的这种说法。因此，为了儿子画画这件事，母亲没少生我气。

有一天，我领着儿子在路边闲逛，儿子发现路边的墙上有很多涂涂改改的粉笔画，转头便问我：“妈妈你看，路边的墙面上都可以画画，为什么我每次在家里的墙上画画姥姥要生气呢？”他睁着大大眼睛，等着我的回答。

我告诉儿子：“姥姥没有生气，姥姥只是觉得白白的墙面脏了可惜，就像你特别喜欢的奥特曼玩具一样，你是不是也非常珍惜自己的玩具，不舍得弄脏它。”我看着我儿子，他扑闪着大眼睛看看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我看着身边彩色的粉笔画歪歪扭扭的留在墙上的画面，领着儿子朝前走去。

回到家，我反复回想路边墙面上的画，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孩子快乐成长的样子，

这一刻，我想起小时候的种种，那个规正听话的自己，从苹果先吃坏的开始，画画只能在纸上，扔了可惜等等一系列教育。如今的我已为人母，我不想因为一支画笔而困住儿子童年的梦。

那天晚上我便与老公商量，不仅保留儿子的天性，同时还不会让母亲生气的方法。老公随口嘀咕了一句：“要是有墙面橡皮擦就好了”。我说：“对哦”。接着我

拿起手机，上网一顿搜索，终于让我找到了一款神奇的水洗蜡笔，无论画在墙上还是地板上，只要湿巾轻轻一擦，便能恢复原状，因为好评过万，我随手便下了单。

几天后，水洗蜡笔到家了。我和老公郑重地把儿子叫到身边。告诉儿子：“这是爸爸妈妈送你的礼物，以后你可以尽情地画，把你的快乐画在墙上，把你的想法画在墙上，你开心了可以画画，你不开心了也可

顶棚认字

■ 高涛

四十年前的故乡的老屋，大致相同，进门都是两边三间的厦子房，但房间里的顶棚却大相径庭。

我们那儿把顶棚叫仰棚。人口少的、条件好的家庭，能请来木匠匠个平平整整的顶棚。吊顶棚先用木条钉成一个个四方框，框上密密地钉上薄板，而后用黄土和泥，抹好。等干透了，刷上白灰就好了。那时候谁家要是能吊顶棚，真是叫“棚壁生辉”，全村人都要前去看，也会高看一眼。而相反是黑顶棚。所谓黑顶棚就是没有顶棚，抬头望，直接是房架子。时间久了，烟熏火燎，黑咕隆咚的。蜘蛛网粘着一缕缕黑灰，吃饭时都怕掉进碗里，睡觉也担心蛛网落下来粘在脸上。

我家老屋的顶棚，既不是吊的，也不是黑顶棚，而是用报纸糊的。糊顶棚一般用大张的纸，家里没有，就平时收集或向条件好的亲友要。父母曾经是民办教师，在学校能积攒一些旧报纸。糊顶棚就派上了用场。赶在快过春节前，用开水烫面粉，烧成浆糊，要注意不能太稠。然后将笤帚绑在一根长木棍上，趁着劲，扫扫积灰，清理清理蜘蛛网，然后搭好梯子，用新刷子刷上浆糊，将旧报纸糊上就好了。顶棚偶尔会被老鼠咬破个洞，父亲就架起我，我坐在父亲肩头，手举着刷好浆糊的报纸，指挥父亲往东往西，摇摇晃晃地再把顶棚窟窿给糊住。

每年糊顶棚，全年齐上阵，糊顶棚不仅让人充满了对过年的期待与憧憬，而且营造出浓浓的的家庭文化气氛，望着糊好的报纸顶棚，似乎满屋子都飘荡着油墨香。而我对报纸顶棚，则充满了更多不寻常的情感，因为看报纸顶棚，让我学会了认字。报纸顶棚是我童年的天空。

农村夜晚，生活很贫乏，我枕着妈妈的腿，要

么听故事，要么顺着妈妈手指的方向，仰头看顶棚上的大字，跟着念：“五讲四美三热爱”“只生一个好”“冲去亚洲走向世界”……

也不知道是好奇激发的学习劲，还是从小爱学习，每天晚上我就缠着父母，看顶棚学认字，每晚能认下三、五个字。一段时间后，我便差不多把顶棚报纸上的大字认全了。白天割猪草的时候，我便向同伴们显摆：“谁帮我割草，我教谁认字。”

也许是好为人师的教师家庭基因，那时候我就当上了小老师。白天还好，大字能看清，晚上就不行了。好在父亲拿回来一只手电筒。用手电筒照顶棚报纸上的字，雪亮的光柱在字海词山中移动，我们像看电影一样兴致勃勃。一个站在炕上认真教，下面一群齐刷刷仰头看顶棚仔细学：“《小草》《我爱你，塞北的雪》《在希望的田野上》”……后来，顶棚上的大字学完了，也教完了，我们便开始找小字。一个个仰头看得脖子发麻，眼睛发花，就有人泄气：“不好玩，不学了。”我们只好想别的办法。

想来想去，我们玩找字游戏。比如，我说出棚上一句话，让小张在三分钟内找到准确位置，输了给脸上贴纸条。有时候，找字需要站起来够着指。站起来，再坐下，坐下再站起来，也挺累人的。虽然累，但是却很快乐，尤其上学后。因为识字多，老师对我们特别好，还让我当上了学习委员。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故乡的老屋早已经拆迁了，从厦子房到平房，再到拆迁安置的小洋楼。顶棚也“与时俱进”，变成了各种“扣板棚”：石膏棚、铝塑棚、钢吊顶……有的更新潮，不吊顶，不刷白，直接“黑”顶，显得简约而时尚。

望着新时代的顶棚，我心里几多感慨，又几多怀念。

过冬三件套

■ 刘小会

小时候，冬天特别冷，总是下雪。一入冬，三天两头下雪结凌霜，山路又窄，要么捂厚厚一层雪，踩过去脚印留下的深坑洁白如新；要么艳阳高照，沿路融化出一道水痕，毕了再结上冰，荧光透亮，滑得要命，人踩上去直打趔趄。手指和耳朵经常被冻得通红肿胀，脚也皲裂得长口子短口子不能行走自如。

那时候过冬，村前村后的女孩子，都有必备的三件套——四方围巾、棉袖筒和窝窝鞋。

数九前，母亲早早就赶集市，买回来三条四方围巾，蓝色的给她，绿色的给我，大红的给妹妹。这种针织围巾六十公分左右见方，一般纯色无图案，围巾四周垂着一小撮两寸来长的穗子。戴时将围巾对角折起变成一个三角形，顶到头，两个角沿鬓角绕到耳后，再拉下来在下巴处打结，三角正好敷了头顶后脖勺和脖颈，很是暖和。不戴时，围巾顺势从头顶捋下去堆到脖颈上也很舒服，刚好跟棉袄搭配，也可做冬天穿搭的装饰。

第二件宝物就是棉袖筒。这是冬季暖手的好物件。那时候很少有手套，偶尔见到的也是汽车司机或生产工人戴的那种纯白棉线手套，拆了用其线可织成袜子或勾成假领子，衬在像样点的外衣领里既好看又耐脏。袖筒是奶奶找了碎布，剪成三角形，一针一线拼成布块，再估摸窝窝长短剪好尺寸，配上里衬，填上棉花做成的。袖筒一炸来厂，比棉袄袖子窄一些，也薄一些。冬天出门时，把袖筒从手上套进去，跟棉袄袖口接起来，差不多半个手掌也就盖住了，只留着五根手指干活自如。闲着没事或再冷了，就把袖筒拽出来一些，遮住手梢，蜷起手，被袖筒包裹着，心里就会汗津津的，生出更多温暖。

第三件宝贝要数棉窝窝。棉窝窝就是棉鞋，一到冬天，孩子们几乎无人不有。棉窝窝做工极讲究，用黑色条绒布做鞋面，纯白色线疙瘩鞋底。做棉窝窝是一项大工程，母亲早早就纳好鞋底，横竖成行的线疙瘩防滑又美观；打好襪子铺到热炕上烘干，

趁闲夹了伯母，剪好鞋样就能动工。棉窝窝的鞋帮由两块组成，鞋面从正前方对称一分为二，各自用黑色斜纹布镶了边，又缝到一起，鞋面正中间竖起两道缝合精致的梁，再用黑布条滚一个圆棱纽带，以此在鞋口处打个结，鞋口紧凑了，棉鞋也就有了立体感。鞋帮和鞋底的里衬一般使用白羊毡毛巾或者花洋布，里面絮上新棉花。讲究人做棉窝窝，鞋面时都采取窝帮纳法，针脚藏在鞋帮里面，类似时兴的尖头皮鞋，看不见鞋面与鞋底缝合的痕迹。棉窝窝做好后，要给鞋里塞满湿布条定型。母亲通常也会拿针线筐箩里的锥把儿在靠脚后跟处的鞋口来回将捋，免得硌脚。穿棉窝窝出门，母亲必是让小先洗净了脚，换上干净袜子，免得把鞋里弄脏。鞋外面更是不能踩泥地、不能弄上污物叮咛上一番。

小时候，冬天特别冷，学校里没有像样的取暖炉，印象里全凭课间跺脚取暖。冬天脚极易皲裂，早上起来下地都困难，更别说跺脚了。脚一跺钻心地疼，甚至还会流出血来粘到袜子上，那样晚上睡觉前又得一顿狠疼。穿上棉窝窝，脚就暖和多了。

那时候冬天虽冷，但有了这三件套，不知不觉就在打打闹闹的上学路上和活蹦乱跳的放学途中迎来了春天。

（作者供职于宝鸡市泰龙运输集团有限公司）